

Giraffe Series 长颈鹿丛书 吕同六 林达 主编  
Foreign Fictions 外国优秀小说选萃

Giraffe Series

Selected Readings of Foreign Fictions

长颈鹿丛书—外国优秀小说选萃

吕同六 林达 主编

七个被绞死者的故事

[俄国] 列·安德列耶夫 著

张耳 靳戈 白嗣宏 译

山东文艺出版社



七个被绞死者的故事

# 七个被绞死者的故事





Giraffe S  
Selected

ictions

长颈鹿丛书—外国优秀小说选萃

昌同六 林达 主编

七个被绞死者的故事

【俄国】列·安德列耶夫 著

张耳 靳戈 自嗣宏 译



七个被绞死者的故事

# 七个被绞死者的故事

J512.4  
1074

长颈鹿丛书——外国优秀小说选萃

吕同六 林 达主编

**七个被绞死者的故事**

[俄国] 列·安德列耶夫著

张耳 靳戈 白嗣宏译

\*

山东文艺出版社出版

(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

山东省新华书店发行

山东新华印刷厂临沂厂印刷

\*

850×1168毫米 32开本 10.375印张 3插页 238千字

1999年1月第1版 1999年2月第2次印刷

印数 3001—6000

ISBN7—5329—1652—9

I·1429 定价 17.50元

# 总 序

吕同六

中国的改革开放，犹如一江春水，奔腾向前，气象万千。

中国的大门向世界打开。中国同外部世界的联系与交往，空前地活跃、密切。

文学领域亦然。回眸本世纪中国文学发展的历史进程，五四新文化运动，新时期文学的成就，无不同中外文化交流，同吸取、借鉴外国文学的优秀成果，有着密切的关系。鲁迅、郭沫若、茅盾、巴金、冰心、钱钟书、冯至、徐志摩、卞之琳等文学大家，堪称现代的普罗米修斯，他们身体力行，孜孜矻矻于译介和研究外国文学，为中国新文学的发展，为中外文学的亲善，发挥了难以估量的作用，可谓功德无量。

在人类即将步入二十一世纪时，无数活生生的现实，比任何时候都更加有力地论证了马克思、恩格斯一个半世纪以前说的一番话的正确性：“由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事实上，我国许多优秀作家的创作，就分明打烙着域外文学或深或浅的印记，法国古典主义对于曹禺剧作的影响，俄罗斯文学对于巴金的熏陶，欧美诗人对于郭沫若诗歌的作用，拉美魔幻现实主义对于中国当今作家的启示，就是信手拈来的例子。

今天，文学在整个世界范围内，以前所未有的规模进行交

流、渗透、移植和融合。今天，文学已是世界各国人民之间互相了解与认识，沟通与交往的卓有成效的手段。今天，外国文学作品，犹如水银泻地，渗入我国千百万民众的生活，成为他们精神、文化生活的一个不可或缺的方面。

我们愿意把这套《长颈鹿丛书——外国优秀小说选萃》，作为介绍和了解外国优秀文学的一套形象材料，作为认识和沟通外部世界的一座桥梁，作为一份精神食粮，奉献给诸位读者，为借鉴他山之玉，为丰富读者的精神、文化生活，略尽绵薄之力。

《长颈鹿丛书》选收的作品，大抵上都是名家名作，都兼具思想性、艺术性和可读性。人们记得，古罗马大诗人贺拉斯就说过，“诗人的目的在给人教益，或供人娱乐”。而他又尤其看重艺术作品的娱乐作用。我们的思路同贺拉斯不谋而合。在编选过程中，除了思想性、艺术性这两条不言自明的准则，我们力求做到，入选这套丛书的小说，乃是雅俗共赏，为大众喜闻乐见的作品，它们具有较强的可读性，能够“供人娱乐”，能够引发众多读者的兴味，拨动他们的情感之弦。

而取名“长颈鹿丛书”，则是寄托着我们这样的意愿：这些小说作品犹如长颈鹿一样雅致，大度，优美，脱俗，人人喜爱。

还有一点要提及的是，这套丛书中的大多数作品，是头一次译成汉语。

一九九八年初春，北京霞光里

## 神秘幽深，自成一家

鲍 北

十九世纪末和二十世纪初的俄国文学史，彪炳着列夫·托尔斯泰、勃洛克、蒲宁、高尔基、别雷、柯罗连科等众多文学大家的名字。而安德列耶夫，这位独具艺术个性的作家，在这一时期的俄国文学中，也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

列昂尼德·尼古拉耶维奇·安德列耶夫（1871—1919），出生在外省一个小官吏家庭。早年丧父的悲凄，家庭清贫的生活，造就了他孤僻的性格，催发了他奋发向上的志向。他刻苦学习，博览文学和人文科学作品，从中汲取知识的营养。安德列耶夫先后就读于彼得堡大学、莫斯科大学，他兴趣广泛，兼收并蓄，绘画艺术和叔本华、尼采的哲学，都曾强烈地吸引着这位研读法律的学子。大学毕业后，安德列耶夫当过律师、记者。这段经历，对于安德列耶夫开阔视野，更感性地体验和更深层次地认识俄国的现实社会和国家体制，对于他日后的文学创作，都大有裨益。

中短篇小说，是安德列耶夫喜爱和擅长的文学样式。他的中短篇小说的题材相当宽泛，风格也丰富多彩。有的小说尖锐抨击沙俄社会令人窒息的黑暗和积重难返的弊病，对平民大众寄予真挚的同情（《巴尔格莫特和加拉斯卡》，1898；《幽灵》，1904）；有的小说表达鲜明的革命倾向性，矛头直指沙皇军事封建专制政权（《马赛曲》，1903；《红笑》，1904；《伊万·伊万诺维奇》，

1908)；有的小说则流露出了孤寂、失望，颓唐的情绪（《墙》，1901；《深渊》，1902）。

在艺术上，安德列耶夫是个孜孜不倦的探索者。他不只继承了俄罗斯文学深厚的现实主义传统，而且也有意识地吸纳各种流派之长，借鉴表现主义、象征主义、印象派等的艺术手法，如诡奇的荒诞，色彩的对照，形而上的激情，主观的视角，等等。高尔基始终给予安德列耶夫很高的评价，称他“最具有独特的个性”，认为他是十九、二十世纪之交时期欧美两大洲“最饶有兴味”，“最富于才华的作家”。

本书选收了安德列耶夫五个优秀中篇，它们的内容轩轻有别，各具鲜明的艺术特色。

《谢尔盖·彼得罗维奇的故事》写于一九〇〇年。作者着意描绘一个欣赏尼采学说的大学生，因追求理想人生失败而自杀。安德列耶夫的艺术雕刀，出色地塑造了一个鲜活的晚期“多余人”形象。

另一则中篇小说《思想》（1902）的主人公，是位医学博士，作者采用人物自述的形式，描叙这位医学博士因忌恨和复仇，在精神恍惚中杀死他的好友的故事。在揭露社会的虚伪的同时，人物微妙复杂的心理活动，获得了入木三分的刻画，堪称一篇杰出的心理小说。

翌年问世的《瓦西利·菲韦斯基这一辈子》，另辟蹊径，写一个乡村神父，虔诚地信仰宗教，期待奇迹，却蒙受种种的屈辱和灾祸的悲剧命运。一部宗教题材的作品，产生了震撼人心的艺术效果，读者也从中强烈地感受到，社会变革已经不可抗拒地逼近。

中篇《七个被绞死者的故事》（1908）是献给列夫·托尔斯泰

的，并受到托尔斯泰的称赞。它以革命者刺杀沙皇大臣失败，被判处死刑为情节线索，别具匠心地凸现了山雨欲来风满楼时，两种政治力量的殊死搏斗。

表现主义的特征，在《他——一个不知何许人的故事》（1912）中，获得了充分的体现。“他”，与其说是一个人物，毋宁说只是一个幻影。作家无意去着力描写现实，而是用心营造一种氛围，一种意境，勾画置身于这种氛围、意境中的人物的心理活动。

不难看出，安德列耶夫在这些中篇小说中，把笔锋伸向社会，在现实生活的大背景上，开掘出深刻的内涵；严峻的现实性中，饱含着深刻和纤细，哲理和诗意。

早在五四运动之前，鲁迅先生就撰文介绍安德列耶夫，称他“为俄国当世文人之著者。其文神秘幽深，自成一家。”鲁迅还亲自把安德列耶夫的作品译成中文，而且承认自己的某些小说受到他的影响，“分明的留着”安德列耶夫的“阴冷”。鲁迅对安德列耶夫小说的艺术特色也作了精辟的分析，指出安氏小说“使象征印象主义与写实主义相调和。俄国的作家中，没有一个能够如他的创作一般，消融了内面世界和外面表象之差，而出现灵肉一致的境地。”鲁迅先生的分析，可谓鞭辟入里，一语中的。



## 目 录

总序 .....	吕同六 (1)
神秘幽深，自成一家 .....	鲍 北 (1)
谢尔盖·彼得罗维奇的故事 .....	(1)
思想 .....	(35)
瓦西利·菲韦斯基这一辈子.....	(91)
七个被绞死者的故事.....	(181)
他——一个不知何许人的故事.....	(277)

# 谢尔盖·彼得罗维奇 的故事

张 耳译



最让谢尔盖·彼得罗维奇拍案惊奇的乃是尼采学说中的超人思想以及尼采有关精神方面的强者、无拘无束者和敢想敢为者的种种论述。谢尔盖·彼得罗维奇在中学时代学过德文，但学得很糟，他译起书来，可费劲了。他有一位与他同宿舍住了一个半学年的同学，名叫诺维科夫，这位同学精通德文，并饱览过大量哲学著作，此人对他的翻译工作可帮了大忙啦。但是到了一八九七年十月间，他所译的《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还剩几章未译，而诺维科夫因闹出几桩丑闻而被行政当局驱逐出莫斯科，谢尔盖·彼得罗维奇单凭自己的才力就难有进展了，不过他对此并没有感到遗憾，他对所读过的内容是顶满意的，能整页整页地背下来，而且还是按德文背的。问题是，尽管他在译时多么认真，仍然让许多箴言警句失去了光彩，变得过于简单易懂，它们的深奥处似乎被亮了底；他瞧着德文的粗体字母，除了字面的直接意义之外，他从每个句子里都看到一种无法言传的东西，于是那透彻的深奥处便变得漆黑一片，深不见底。有时他想，如果世上出现新的预言家，那他应该用别的一种语言说话，以便让人人皆可领悟。所以，诺维科夫留下的唯一这部尼采著作，他就这样没有译成。

谢尔盖·彼得罗维奇是自然学系的三年级学生。他的父母和兄弟姐妹们都住在斯摩棱斯克，兄弟姐妹中有的比他岁数大，有

的比他小。最年长的哥哥已当了大夫，收入相当可观，但不能资助家里，因为他已建立了自己的小家庭。谢尔盖·彼得罗维奇每月就靠十五卢布维持生活，这点钱他也够花了，因为他是在大学生食堂里免费就餐的，他不抽烟，酒也喝得少。不过在诺维科夫离去之前，他们俩酒喝得挺多，但谢尔盖·彼得罗维奇毋需花半分钱，诺维科夫把两人饮酒的全部开销都一人包了，因为他经常有一些报酬优厚的语文课可教。这个诺维科夫喝醉了酒喜欢坐在街心花园的树上，有一次谢尔盖·彼得罗维奇也跟着他爬上树，民事调解法官罚了他们俩十卢布的罚款，这笔罚款也是由诺维科夫一人出了。因为他们有纯朴的同窗之谊嘛，这样做也是十分自然的，除了谢尔盖·彼得罗维奇本人之外，并没有引起任何人的怀疑。不过囊中羞涩却是不得不忍受的事。

还有其它一些不得不忍受的事，当他深入审视自己的生活时，他想，生活就是属于这一类的事。他长得不俊，也不算丑，就像成千上万的芸芸众生那样相貌平平、不俊不丑。扁鼻子、厚嘴唇和低额门使他显得跟旁人没啥两样，抹去了他脸上的个性。他很少照镜子，连梳头也只是用手摸几下就完事。每当他来到镜子前，便老半天瞧着自己的眼睛，他觉得自己的眼睛浑浊不清，宛如豌豆羹，可以随便插进刀子，插到底也不会碰到任何硬东西。在这一方面，就像在其它方面一样，他跟自己的朋友诺维科夫确有天壤之别，他那朋友有一对锐利而无畏的眼睛，高高的额门，端正而漂亮的瓜子脸。谢尔盖·彼得罗维奇觉得，高挑的身躯，上面长着这样的脑袋，似乎不是优点，而是缺点，也许由于这个原因，他走起路来，总驼着点背。不过他觉得最伤心的事是自个儿脑瓜笨。在中学念书时，老师们认为他简直是笨蛋，在低年级班上他们就公开这么说。由于他有一次回答问题答得荒唐可

笑，一位老师就管他叫“斯摩棱斯克和莫吉廖夫的蠢货”，虽然这外号没有在他身上生根，却成了每个笨学生的代号，可是他并没有忘记这代号的来由。几乎整个班级里惟有他一人始终无有外号，如果不算“谢尔盖·彼得罗维奇”这个大名，而所有的人，包括老师、学生、看门人等，都是以这个大名称呼他的。他身上没有任何可以为之添加俏皮浑号的东西。在大学里，学生们一般都喜欢按智力相互分等级，他们把谢尔盖·彼得罗维奇归入智力低下一等，虽然从来没有当他的面直接这么说，但他自己单凭一种情况就猜到了，那就是从来没有人向他请教严肃的问题，或跟他作严肃的交谈，而老是只跟他开开玩笑。而在同一时间里，只要诺维科夫一出现，谈话立刻就转到严肃的话题上。起初谢尔盖·彼得罗维奇不言不语地抗议这种公认他脑瓜不灵的看法，他试图作点说点或写点什么有聪明见地的东西，可是除了令人见笑之外，不见有任何效果。这样一来，他本人也就认定自己脑瓜子笨，并对此深信不疑，即使全世界都承认他是天才，他也不会信了。况且全世界不知道，也不可能知道谢尔盖·彼得罗维奇对自己怎么看。世界可以聆听他的睿智的思想，但世界不可能知道，这种思想是他在读了那种根本不重视这种思想的著作之后剽窃过来或吸取过来的。别人几下便可掌握的东西，他得费吃奶的劲才能掌握，即使它不可磨灭地刻在他的记忆里，但它仍然是旁人的东西，仿佛这不是一种活的思想，而是一本掉进头脑里以其四角刺痛着脑子的书。他所读的清清楚楚的书页总是跟思想处在一起，这种情况使思想特别像书。在思考时，那些没有出现书页、因为他认为是属于自己的思想的那些思想都是一些最普通最平常最缺乏智慧的思想，就跟世上其它千万种思想一模一样，犹如他那张脸孔跟其它千万张脸孔相似一样。对这种事是难以忍受的，



可是他忍受了。与这种事相比，其它如缺乏才气、胸襟狭窄、笨手笨脚、身无分文等等，似乎都无关紧要了。

对于自己来说，谢尔盖·彼得罗维奇不知不觉成了个天真浅薄的幻想家。有时他想象自己发了二十万卢布的财，可前往欧洲旅游，接下来除了想象自己坐上火车之外，再往下就什么也想象不出了，因为他没有那样的想象力。有时他想象出现某种奇迹，它能使他变得漂亮、聪明、魅力无穷。他看了一出歌剧之后便想象自己成了歌唱家；看了一本书之后便想象自己成了学者；参观了特列季亚科夫绘画馆之后便想象自己成了艺术家，但每次都是把众人，即他们——诺维科夫和其他人——作为陪衬，他们崇拜他的美或才气，而他使他们成为幸运儿。有时他戴着一顶褪了色的便帽，耷拉着脑袋，迈着不大自信的大步走进食堂，谁都没有想到这位长着扁脸的不大漂亮的大学生此时此刻掌握着世界上的全部珍宝。他在食堂里浑身瑟缩，匆匆忙忙地吃着便餐，当一个熟悉的同学从一旁走过，用眼睛寻找空座位时，他就竭力朝另一边看。他挺怕这种相遇，因为他一向不知说些什么好，只得默默地受尴尬。那些反复出现的幻想开始具有实际的影子，但谢尔盖·彼得罗维奇能够并希望成为什么的那种想象越是明确，那便越难于忍受严峻的实际——生活。

他跟活人的世界就这样不知不觉地脱离了，而他则是最少怀疑这种脱离的人。他怀着在中学里养成的参与社会活动的习惯去参加各种大学生组织，准时地参加各种集会。在那里倾听人家的演说，人家跟他嘻嘻哈哈，他也嘻嘻哈哈，然后在小片纸上打上正号或负号，然而他常常回避表决，因为他在那么短时间里决定不了哪一方是对的。但总的说来他的决定往往是跟多数人的意见相一致，并且消失在这种意见里。谢尔盖·彼得罗维奇常去作客，

每次作客都同主人及其他客人们喝个一醉方休。这时候他会以喑哑的瞎哼哼的低音同他们一起唱歌，接吻，一同乘车去找女人。那是他所接触过的唯一一种女人，而且是在他喝醉了的时候才去玩的。他清醒的时候，她们会令他恶心和畏惧。其他纯洁美好的女人他是不去找的，因为他深信没有一个美好的女人会喜欢他的。他认识一些女校的学生，每次去街上遇到时，便红着脸向她们鞠躬问候，可是她们从来不跟这个无才又无貌的大学生侃上几句，虽然她们像大家一样，都知道他的大名叫谢尔盖·彼得罗维奇。所以从表面上看，他不属于那一族过着寂寞的默默无闻生活的孤僻大学生，那族学生只在考试时拿着厚厚的手抄课程提要、带着惊慌失措的脸色才露面的，但实际上他与别人完全缺乏可使社交变得愉快和必要的那种生动活泼的联系。他虽然也说跟别人逗笑、饮酒、接吻，但他并不喜欢其中任何一个人。

当谢尔盖·彼得罗维奇不去幻想也不干事的时候，他便不加选择地饱览群书，目的只有一个：排忧遣闷。他不喜欢读严肃的书，因为那种书里有许多内容他搞不懂，也不喜欢读小说，因为一些小说过于像生活了，像生活一样的悲哀，而另一些小说则像他的幻想一样，荒唐而不真实。他可以幻想发了百万大财，可是当他在书中读到这种事情时，便觉得可笑之至，并为自己的幻想感到难过。他觉得俄罗斯小说是写得很真实的，每当他想到，他便是这些厚厚的令人沮丧的书中所描写的那种受尽生活折磨的小人物中的一个，他读起来可伤心得很。但有两部翻译小说他挺欣赏，百读不厌。其中一部他喜欢在悲伤和沮丧的时候去读，这时候令人悲然落泪、不胜感伤的秋天窥望着窗子和心灵，他羞于去

谈论此书。这就是凡尔纳<sup>①</sup>的《海底两万里》，书中尼摩船长坚强而豪放的个性令他着迷，那位船长远离世人，跑到海洋的极深处，从那里傲视着地球。另一本书是施皮尔加亨<sup>②</sup>的《一人成不了大事》，他喜欢跟同学们讨论这本书，看到同学们也热烈崇拜那位高尚的专制者列奥时，他颇感高兴。后来，按照诺维科夫（他发现谢尔盖·彼得罗维奇深深热爱伟人）的建议，他开始去读伟人传记，并读得津津有味，可是每次读这种书的时候，他就想：“他非我等之辈呀！”他对伟人们了解得越多，便越感到自己的渺小。

谢尔盖·彼得罗维奇就这样长到二十三岁。他在大学一年级时物理学考砸了，打那时起他便发奋用功，由于自然学系要学的课程繁多，所以在浓厚的学习氛围里时光不知不觉地流逝。对于不顺遂的生活的愁思也渐渐平缓下来，他开始安心于自己是个智力有限、无以出众的平庸之辈。谢尔盖·彼得罗维奇的脑子处于愚和智的临界线上，从那里可同等清楚地看到两个方面：既可观察到大智的崇高，明白它赋与自己的持有者以莫大的幸福，也可看到自负的愚蠢所造成的卑贱可怜，这种愚蠢常常藏在厚厚的颅骨里洋洋得意，像藏在堡垒里那样不受伤害。如今他经常朝这一面观看，他看到有许多人比他更差劲，那些人的样子使他感到欣慰。他开始书读得少了，酒喝得多了，但像以前一样，他每次不多喝，在午餐、晚餐前喝上一小杯，他比较喜欢这样喝法，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感到舒服，才有乐趣，不会出现那种大醉后的难受之感。夏天时，他去斯摩棱斯克老家度假，在这里他生平头一次与

---

① J·凡尔纳（1828—1905），法国科幻作家。

② F·施皮尔加亨（1829—1911），德国作家。